

南書房壬戌年二月初十日欽奉
諭旨已故前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
祭酒王先謙所著詩三家義集疏發
交南書房閱看茲據奏稱該書計二
十八卷網羅散佚獨具苦心折衷異
同義據精確洵屬有益詩學堪以留
備乙覽請旨一片王先謙著加恩開
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勸欽此

南書房覆奏稿

發下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祭酒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
二十八卷臣等公同閱看伏查孟子說詩謂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詩至戰國已無塙解
西漢之時齊魯韓三家並列學官蓋以去古未遠師承有
自未容偏廢也毛傳旣出鄭康成爲之作箋三家之傳遂
微其散見於各家所徵引者吉光片羽搜采爲難學者憾
焉王先謙於千載後網羅散佚獨具苦心使西漢經師遺
言奧旨萃於一編朗若列眉嘉惠來學實非淺鮮至其折
衷異同義據精確尤爲有益詩學堪以留備

乙覽再查王先謙生平著述不下千卷光緒三十四年前撫臣

岑春煇采進所著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奉

旨賞給內閣學士銜嗣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臣瑞澂誤劾鐫級士林冤之辛亥以後遁迹窮鄉不問世事今其身故已久可否

加恩開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勸之處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謹奏

陳君進呈稿

爲恭進業師遺箸呈請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業師在

籍已故 特賞內閣學士銜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由翰林

院編修光緒初累官至祭酒歷充庚午雲南乙亥江西丙子浙江鄉試正副考官甲戌庚辰會試同考官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因病陳請開缺其在史館編成東華錄六百三十卷使薄海內外仰見 列聖謨烈承顯彌昭督學江蘇奏刊

聖清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尤能昌明經術俾宏儒效歸里以後歷主城南嶽麓書院務以經典導迪造成純懿之材迨學堂初開則又力挽澆漓講明正學既設師範館以研究教旨復設簡易小學十餘處以養正童

蒙裨益學風良非淺鮮三十二年升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以
該祭酒覃思經術忠愛敢言著書滿家士林模楷稱爲一代大
師奏請擢用三十三年故大學士升任湖廣督臣張之洞會同
前湖南撫臣岑春煊亦以該祭酒學術純正博通古今衛道憂
時士林宗仰咨由學部奏派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復經張之
洞稱其純正博通當今山斗函聘爲存古學堂總教三十四年
禮部奏纂禮書聘爲禮學館顧問各在案是年撫臣岑春煊采
進該祭酒所著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
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
通淹貫古今周知中外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嘉獎宿

儒之至意欽此是該祭酒學術純正早在

先皇睿鑒之

中宣統二年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臣瑞澂誤劾鐫級當時寃之辛亥以來遯居窮鄉絕迹城市流離顛沛不忘

朝廷憂憤既深以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鄉病故所著書籍除岑春蓂采進四種外尚有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釋名疏證補八卷後漢書集解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五十卷元史拾補十卷合校水經注四十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莊子集解八卷校正鹽鐵論十卷世說新語八卷虛受堂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九卷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駢文類纂四十四卷律賦類纂十四卷而詩三家義集疏一種尤爲有益聖經三家在西漢本皆立於學官非毛傳所得

北肩自鄭康成爲毛作箋三家遂佚該祭酒於千載後網羅殘
缺折衷異同使西漢遺經還爲完籍重以義據精埒家法粹然
其功視孔氏正義殆不多讓合之曩進尙書孔傳參正及荀子
策解二種揆諸國朝史例實屬有光儒林臣查漢書儒林傳
諸傳經博士莫不稱述師說貢之於朝臣自愧學無所成不足
揚扈皇風惟該祭酒係臣業師旣承授以遺經未忍斯文
之墜茲特將所著詩三家義集疏裝潢成帙恭呈乙覽固
爲表章師儒起見似於典學之暇亦不無裨助於萬一所
有恭進業師遺著緣由理合呈請代奏仰祈皇上聖鑒
訓示謹呈

詩三家義集疏序例

經學昌於漢亦晦於漢自伏壁書殘其後僞孔從而亂之詩則魯齊韓三家立學官獨毛以古文鳴獻王以其爲河間博士也頗左右之劉子駿名好古文嘗欲兼立毛詩然其移太常書僅左氏春秋古文尙書逸禮三事而已東漢之季古文大興康成兼通今古爲毛作箋遂以翼毛而凌三家蓋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爲獨得之奇故終漢世少尊信者魏晉以降鄭學盛行讀鄭箋者必通毛傳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繼則以宗鄭者曜毛終且以從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眾煦漂山聚蠹成雷乃至學問之途亦與人事一轍君子觀於古今盛衰興

亡之故可不爲長太息哉有宋才謂之士以詩義之多未安也
咸出己見以求通於傳箋之外而好古者復就三家遺文異義
爲之攷輯近二百數十年來儒碩踵事掇求有斐然之觀顧散
而無紀學者病焉余研覈全經參匯眾說於三家舊義采而集
之竊附己意爲之通貫近世治傳箋之學者亦加擇取期於破
除墨守暢通經旨毛鄭二注仍列經下俾讀者無所缺望焉書
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癸丑冬平江旅次
詩有美有刺而刺詩各自爲體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詞以諷者
亦有全篇皆美而實刺者美一也時與事不倫則知其爲刺矣
自毛出亂經不復可辨然卽以毛論楚茨以下諸篇毛以爲刺
幽王者篇中皆無刺義雖與三家合否不可究知然其體固存

也今並列以明之如關雎

魯說畢公刺康王也齊韓說刺也

騶虞

魯說歎傷之詞也

羔

裘毛序刺朝也

女曰雞鳴

毛序刺不說德也

鳴鳩

毛序刺不壹也

鹿鳴

魯說刺也

魚麗

齊說

思初楚茨

毛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

毛序刺幽王也

甫田

毛序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

毛序刺幽

也王裳裳者華

毛序刺幽王也

桑扈

毛序刺幽王也

鴛鴦

毛序刺幽王也

魚藻

毛序刺幽王也

采芣苢

救毛序刺幽王也

瓠葉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皆同體關雎之爲刺三家詩說並

同琴操騶虞鹿鳴諸篇亦與眾說相應無一家獨自立異者雖

舊文散落大致尙堪尋繹而毛於關雎騶虞別荆新說又以騶

虞配麟趾爲鵲巢之應私意牽合一任自爲其居心實爲妄繆

宜劉子駿不敢以之責太常也

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

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魚麗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

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
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
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
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解
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毛詩列南山有臺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
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
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宋洪邁容齋續筆
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

其辭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
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
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
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案左傳宋公享叔孫
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赭篇比也陸德明音義
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
子刪訂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乃祖鄭說耳且古詩逸

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哲補亡六篇不作
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
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
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皮錫瑞
詩經通論云漢初馬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
百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序
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
自鄭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諸人皆以爲詩三百十一
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
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
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

繁遏執儔也渠思文也肆遏也夏大也謂遂於大位謂王位也
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
之多也故執儔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
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
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
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
皆有時夏之文而執儔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傳
會鄭說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
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也愚案洪皮二說皆是詩之
緣起先有辭而後有聲古詩無不入樂故有歌以宣之卽有聲
以播之未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也惟聲旣入譜卽各自爲書

不復與本詩相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別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詩自爲詩聲自爲聲不相參雜之證宋書樂志云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又詩廢而聲不同廢之證南陔以下六詩之亡逸不知何時要決不在三百五篇之內僅有儀禮古學尙存笙詩之名此卽當時詩廢而聲未廢故止能笙而不能歌也毛欲藉此以標異於今文之學序又成於其手撰爲詩義羣入三百五篇之中然尙不敢大破籛籛竟改什數此其心迹之可窺見者也自鄭君信之遂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矣

中記稱韓生推詩人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所謂其歸一者謂三家詩言大指不相悖耳毛詩則詭名子夏而傳授茫昧姓名參錯其大指與三家歧異者凡數十卽與古書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爲鄭偏好諸家旣廢苟欲讀詩舍毛無從撫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覩遺文而長歎是以窮經之士討論三家遺說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陳氏最爲詳洽甄錄弁言藉明梗概其文其義散具篇章

陳喬樞魯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